

黄巢

徐德煊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不第后赋菊

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

徐德煊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琢如
装帧设计 方 兴
封面题字 米 芾
封面题图 周一新
责任校对 沈 斌

黄 巢

徐德煊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日报社振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60千 插页 6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200册

ISBN7-227-01497-5/I·437

定价：18.80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咸通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长安城中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十一条。四郭之内，纵横皆十坊，大率当为百坊。

昨日日暮，鼓八百声之后，左右金吾街使带领手下骑卒巡行叫呼，以执御非违；在坊内，则以皇城承天门向南的这条朱雀大街为界，左有左巡使，右有右巡使，也是天将晚，便开始巡视刑部，大理，金吾诸衙门以及县狱、诸坊等。一夜下来，他们也实在疲乏得很，有的，不住地在打哈欠了。

“不好，难不成城门郎睡大意了，东方都有点发白了，怎么到这刻还不击晓鼓？”一个巡卒骑在马上，身子向前伏着，双手抱住马颈项在自言自语。

“大约都是被女人累着了。唉，世间女人最误事，姐已娘娘误了纣王的江山，那事太古了，不谈它，可是国朝玄宗皇帝的江山差点被杨贵妃误掉了，这事并不太遥远，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误国不要紧，它不关咱这些小人的事。咱还是一样地吃饭睡觉。可是城门郎的老婆拖了城门郎的后腿，弄得城门郎不能按时起来击晓鼓，也就害得咱不能早点回去睡觉，那不要困死咱老子？唉，世上要是个女人都没有，那就好了。”刚才那个巡卒的伙伴答腔发

了一通议论。

“你这个王八蛋，糊涂虫，没有女人，那我们这些男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两个正在发着牢骚，忽然听得承天门那一面击晓鼓。于是，把马头一掉，便回去交差睡觉去了。

城门郎没有睡大意了？没有。城门郎乃是一种官名，职责并不像只如字面所示，只是管一个城门的郎官。他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他不仅不会误了时辰，每到下半夜，还未到时辰，他已早在承天门待漏了。这倒也并不一定就是他尽责，因为稍误了时辰，就要砍头。

城门郎听漏刻契，契至乃击晓鼓。五更二点，鼓自内发，也就是自皇城主门承天门内发。承天门击晓鼓，第一次冬冬鼓声停，皇城门开。第二次冬冬鼓声停，宫城门及太极殿左右延明门、乾化门开。第三次冬冬鼓声停，宫殿门开。在这同时，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树而止。经这一阵子鼓声，不怕长安城是个死的，也被击鼓声震活过来了。于是，东西市三百六十行，乃至坊、里间各家各户，皆活动起来了。

为君难，为臣也不易。

实际上，晓鼓声还未响，百官早已立马建福门、望仙门外等候上早朝。宰相虽贵极人臣亦不能迟到，不过，他们不在建福门与望仙门外，他们稍为偷安些，在大明宫端门亦即丹凤门外右首的这个光宅车坊里躲避风雨。

唐制，天子只日也就是单日视朝，双日谓之闲日。这个只日视朝也叫常朝，常朝日无须百官皆到，常朝日赴朝参者叫常参官。不过，虽非百官都到，称呼上还说是百官，因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等皆为常参官，所以，人数也还不少。今日早朝，这些候在宫门外的常参官们，听晓鼓已击，见宫门已开，一个个皆一摇二摆，踱着官步，鱼贯由端门进

大明宫来了。

大明宫亦称东内，原称蓬莱宫，因为它后面有蓬莱池。唐高宗因苦风痹，嫌西内太极宫卑下，而蓬莱宫高高在龙首山上，就挪到蓬莱宫来了，打那以后，就改称为东内大明宫。之后，终唐一世，皇帝皆居东内。

大明富含元殿为正牙，亦称南牙，它位于龙首山之东址，东西广五百余步，殿前玉阶三级，每级引出一螭头，其下为龙首道，委蛇诘屈，计共七转。含元殿南距端门即丹凤门四百余步，若由丹凤门北望甚为壮观，形埒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两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宛如龙尾下垂于地，仰观御座，若在霄汉。殿前，左右各各五柱并立，两根栏槛，皆以青石为之，倚栏下视，南山如在掌中。

什么叫天子，天子就是至尊。既是至尊，故他居曰“衙”，行曰“驾”，无论“衙”、“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甚矣。不过，虽众且甚，皆安徐而不哗。天子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天子只要动一动，礼官有司，为备诸物简直要忙得满头大汗。据说，这样才为慎重，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恭肃，盖所谓尊君而肃臣也。

刚才是常参官们进端门，他们看惯了，若是换成差不多的人，还有点害怕，怕什么？怕这种威势。夜间，丹凤门内是左右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门外则是左右骁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虽然夜间连鬼也没有一个，可是，懿宗皇帝被各地的骚动骚寒了心，生怕有人到宫中行刺他，故尔这些挟门队通夜立廊下皆按稍、张弓、捻箭、彀弩，如临大敌。直至晓鼓第一冬冬声讫，他们才敢弛弓，摄箭，收弩。不过，丹凤门外排道人还是带刀捉仗而立。殿中省尚乘局以八匹马分为左右厢，金鞍、金镫、黄丝辔头、赤金爵环，立于殿侧宫门外。驭马者二人，戎服执鞭，侍立于马之左，随马进退。因今日是常朝日，大象没有出来，否则，马要退立乐悬以北，

与大象相次。

今日常朝，含元殿上只设黼座、蹀席、熏炉、香案。已算是从简了。等众官员步至殿前丹陛下，御史大夫孙愐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老例子：文东武西，恭立在丹墀之上。监察御史二人分立于东西朝堂砖道。至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进去，走至阶前，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喊一句：“唱籍。”既视籍，再喊一声：“在。”入毕而止。序班时，武班居文班之次，文班自日华门而入，武班自月华门而入，夹阶校尉十人一起唱起来，入毕而止。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立于钟楼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再三品班，下面是四品班、五品班。每班，以尚书省官为首。因殿中省六局是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的，所以，这时殿中省监、少监，以及尚衣、尚舍、尚辇奉御，皆分左右随伞、扇而立。这时，只要看见懿宗乘辇出西序门，侍中便奏：“外办。”尔后索扇，再合扇。等懿宗皇帝升御座后，开扇，左右各留三扇。

不过，懿宗并未出来，所以各站各位，一个也不敢乱动。

皇上没有出来怎么办？等吧。

殿庭之上，鸦雀无声，肃静得很。

大家伙儿就这么等了半个多时辰，不耐烦了。头一个不耐烦的，就是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刘瞻。他这个官衔太噜嗦，简而要之就是宰相刘瞻。刘瞻今年六十三岁，老虽老，老当益壮。他倒不是因为站不动了而不耐烦。他今日有事要启奏皇上；二则他觉得当今皇上也太不像话了，三十八岁，春秋正富，正当宵衣求理，然而因荒于禽酒，坐朝常晚，有些日子，干脆就不上朝了。刘瞻把左右望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卯时已过，辰时将至，众官员站了一个多时辰下来了。其中年老体弱者，简直要昏倒过去，然而抹抹额上直往下滚的汗珠，还

是坚持，坚持。

京兆尹温璋面对此状，忍耐不住了，只见他开口道：

“诸公，日绝高皇上尚未升座，吾等不如回去吧！”

那些支持不住的年老体弱者，听他这一句话如获至宝，巴不得即刻返身就走，出了宫门就赶快上马，上了马就快马加鞭，尔后，到了家就先躺一下。但是，他们皆不敢开口。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畋开口了：

“后日即朔日，朔望荐食诸陵寝，今日当有所预备，抑或皇上今日对十七圣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为人臣，应体谅皇上，吾等不若入阁见圣上，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学士此言甚当！”这时，不知谁冒了这么一句，接着百官便叽叽喳喳开了。两班中虽有贤愚忠奸之分，不过对马上就“入阁”见圣上这一条意见都还不反对，因为在地众位，腿确实是都站麻木了。

说“入阁”，就是到后面紫宸殿入见皇上，并非真有阁也。含元殿后面是宣政殿，宣政殿后面是紫宸殿。宣政殿之左有东上阁，右有西上阁，而臣下去紫宸殿皆由此二阁而入，故称之为入阁。翰林学士郑畋虽已倡入阁，而众官也哄然应和，不过，他们暂时还都站在这里没有马上就动身。因为禁中举止非同儿戏，要入阁，必须有人自正衙唤仗先由阁门而入。

含元殿两班官员中对懿宗有微词者，说皇上“日宴方起”，也就是睡懒觉，没有那回事。懿宗今日非但没有睡懒觉，而且起得绝早，他起身时，天空尚有几点疏星，难不成他起身后因在内殿勤政，而忘了到前殿去早朝？哪里来的好事。他起居乱得很，有时早上不起来，一直睡到午时方醒。今日起得早者，是因为昨日无早朝，是闲日，闲日中午与王才人小酌，虽是小酌，然饮酒时望着王才人，愈看愈中看，看着这个娇娇，心里着实开心，酒就

放量而饮，最后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入房，自昨日午后，一觉就睡到今晨五更。因睡的时辰太长，浑身都睡酸了，天没有大亮，他就起来了。

王才人今年十六岁，三年前被选进宫后，因长得绝美，进宫不久，即为才人。才人，虽不过是八十一个御女中之一个，不过，也就不错了。何以？算是宫中正四品内官。可见她一进宫就走运。走运的还不止于此。懿宗郭淑妃一向得宠，继咸通七年懿宗惠安皇后王氏薨之后，懿宗恭宪皇后王氏也在咸通八年生寿王李晔而后而卒，所以，郭淑妃之后就得以专宠。王才人十三岁刚进宫时，郭淑妃发现了她非但绝美，且极聪慧，很喜爱她，因此上，不久便破例以她为才人，心中待之如同亲生女儿，令其常在左右侍候。

然而才人者，正四品内官，为宫中八十一个御女中之一个，说白了也是皇帝的小老婆，且才人掌叙宴寝，与懿宗见面的机会并不会少，你郭淑妃心中虽爱其如同亲生女儿，但这禁中，毕竟同外面不同。在宫外，无论官宦或富商大贾门中，中年主妇喜爱哪一个身边小丫鬟，将其当作女儿一般看待，只要男主人行为端方，这个小丫鬟以父母之礼事之，那她始终不会失节。禁中不一样，宫中女子，无论什么人，皇上一时高兴，都可以召来入房。人君虽雄才大略者如汉武帝，据说也不可一日无妇人。更不待言像懿宗这样一个游畋无度、终日沉湎酒色之徒了。

郭淑妃错就错在这一着棋上。

帝王性难测，且不说大臣感到伴君如伴虎，宫妃也一样，不怕与你这个后妃情再笃，皇上一旦不高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将你打入冷宫，幽闭到死，或赐你一杯鸩酒，送你一命呜呼。郭淑妃呢，不仅觉得现时专宠，而且依恃她在懿宗为郾王时，在郾王邸同懿宗共过一段患难。原来，懿宗老子宣宗有心机，非惟对臣下时刻提防，他还吸取古来太子夺父皇位的教训，他在位时，始终不预册立太子。直到他死后，郾王才得即位为懿宗。懿宗在郾

王邸时，心常忧懔，郭淑妃护侍左右，慰安起居，使之终得无恙。郭淑妃就仗侍前者的功劳，这一点资本，总觉得二皇后皆死，现既得皇上专宠，还不是一辈子皆贵不可言吗？自二皇后死后，她终日开心，连睡觉做梦时，也常发出笑声。她喜爱王才人喜爱得不得了，喜则乱方，方寸乱矣！选一极聪慧之年少宫女，令之常在左右，自己各事顺心些，这何尝不可，但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此小宫女须姿容居中，不可过于出众。而王才人非惟出众，而且简直是品貌绝美。另一方面，郭淑妃自己呢？虽然保养得很好，姿色未衰，但三十大几岁的女人，已是徐娘半老。就是她的女婿——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扶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驸马都尉韦保衡，也已经是有了胡子的人了。她一叠心机都没有，现在王才人已暗下在同她争风，她还不觉得；危险性已很大，死，大概已临头，她还如同蒙在鼓里呢。

王才人今日早晨，当然是与懿宗一同起身，一同用早膳了。这刻时在卯未辰初，他们在哪里？他俩正在紫宸殿西面光顺门内承欢宫前的牡丹亭下。懿宗身穿赤黄袍衫，头戴折上头巾，结九环带，脚下一双崭新的六合靴，常服而已。牡丹亭下，柏木为轩庑栏槛，懿宗翘足凭栏，在出神地望着亭下。

亭下什么？亭下两丛牡丹花，一丛深紫，一丛殷红。各各皆娉娉数百朵，曙光照耀之下，朝露半晞。懿宗出神嗟叹之下，对王才人说道：

“卿看这牡丹，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语，合者如咽。真是动人极了！”

王才人侍立懿宗左首，素纱中单，黼领，朱罗縠褙、襖，青衣、青带，瑜玉佩，虽不环佩叮当，婀娜多姿，然庄重得体。虽得幸数月，亦未能改动她犹如一朵含苞待放之鲜花的常态，看上去，她依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并未因得幸皇上而使人觉得她体态比她本来的年龄还要大上两岁。

她本是国子司业王光启的独生女儿，母早年故后，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光启乃一博学多闻的鲠直之士，就因为他鲠直，所以历年考官，他都未得晋升，他也无意于此，对自己二十年来一直是从四品下阶的地位一直不放在心上。他倒是一心一意地想将他这个独生女儿培养成为一个有学问、品德高尚而又晓以大义的女中丈夫。所以闲暇无事，总是亲为执教，非但教诗词歌赋，也教她读史籍，略观兵书，灌输了她不少有关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并非他有什么异常的想法，其实，在封建社会，即使一个女流之辈腹中饱满，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他的目的，就是培养他的爱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胆识的人。

然而，由于他过于鲠直，三年前言事得罪皇上，被长流岭南，后来便死在途中。仆人不算，他一家只两个人，除了他便是他女儿。这个小女孩，父亲得罪流放时，不过十三岁，然而也不能幸免毒手，父亲流离长安的同时，她受的处置是：配入掖庭。虽然祸中得福，她刚入禁中不久，就被郭淑妃看中，一开始便为四品内官，而且做才人不到三年，又得幸于懿宗。这样的奇遇，在任何一个被选入宫中的女子乃至后妃们看来，都是无量之福。然而她慈爱的父亲的死，她认为是奇耻大辱，“父之仇，不共戴天。”忠孝不能两全，她刚进宫，便立下大志，要伺机报仇！

这个“机”怎么个“伺”法？当时的想法，不过是行刺二字，就是等待机会，刺杀懿宗皇帝。但后来，她在宫中的地位步步高。地位的变化，改变了她原有的信念。不过，她也并没有就变得苟且、偷安，而是使她报仇的手段、方法有了变化。她想，现在要刺杀懿宗容易得很，因为懿宗晚间常与之同宿，只要哪一天，等懿宗醉后入房呼呼大睡之际，随手拿起一个器物往他脑袋瓜上一砸，就把他砸死了。但是，懿宗死了，他的儿子即位，懿宗昏妄，他的儿子未必就好，天下还不是依然乱糟糟。所以，她想的是，要利用现有的身份，以及皇上对她的宠信，钳制、打击宫内

外的奸佞小人，帮助、保护贤良、刚直之士。是不是仇就不报了？仇还要报。不过，要先为天下做点好事。

如此行事，是不是她想救天下生民于水火？她还没有到这个高度。再说，天下黎庶究竟怎样受苦，她之前虽听父亲说过一些，但模糊得很，不甚了了。

她知道事情分量的轻重，晓得作韬晦之计，因而她心如城府之严。虽对杀她父亲的凶手——懿宗恨之入骨，怒不可遏，然而怒于中而不形于外，表面看来，她对他似乎亲热得很。

听了懿宗对她在赞叹牡丹花，她因学有根底，加之思捷，所以出口成章：

“陛下，这牡丹……”她顿了一下，

“卿说这牡丹怎样？”

“这牡丹：——

虚生芍药徒劳妒，
羞杀玫瑰不敢开；
此刻数苞红萼在，
含芳专待陛下来。”

“哈哈，朕也来赞它两句：

天香夜染衣，
国色朝酣酒。”

懿宗稍摸了摸胡须，高兴地接着说：

“卿不惟天生丽质似天仙，聪明又为天仙所不及。朕明白了，卿这首七绝，虽貌是咏牡丹，实在是写自己。不过，也不为过分，甚是称卿仪质。”

王才人嫣然一笑，说：

“陛下过奖了，臣妾不过随缘作诗，非敢妄想非分。”

当初，宫中花鸟使在植这两丛牡丹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亭下左边这一丛深紫色牡丹花的中间，亭亭玉立了一枝白

牡丹，它叫花王（一种牡丹花的花名），虽含苞未放，然颇为别致。懿宗刚才好像还没有留神它，这一刻一边与王才人谈心，一边在不住地朝这花王看，看了好一会，忽然对王才人说：

“这亭中有现成纸笔，卿何不乘兴再赋牡丹诗一首，也好让朕多开心一会。”

“谨遵旨。”

作诗在王才人并非难事，侍立在一旁司舆的小宫女替她将墨磨好，王才人用手将特为因她喜爱才找进宫来的薛涛笺抹抹平，尔后，不假思索，挥毫立就。

站在旁边的懿宗，还未等她的最后一个字写好，就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

长安豪贵惜春残，

争赏先开紫牡丹。

别有玉杯承露冷，

无人起就月中看。

念完这首七绝，见王才人已将笔放下，懿宗又将这诗念了几遍，吟玩久之，才对王才人说：

“卿多才多艺，更难得的是极聪明，这牡丹诗，非但咏了花王白牡丹，更咏出了你的心事。”

王才人吓一跳，忙躬身奏道：

“皇上睿智天纵，烛照万物，不过臣妾适才这牡丹诗，确是只咏了白牡丹，别无他意。”

“哈哈，卿不说朕也知道。卿但放宽心，朕将与卿白发偕老，朕至今未将郭淑妃册立为皇后者，就是为卿着想。”

王才人抓住了这个机会，赶快跪下叩头：

“蒙皇上天恩眷爱，妾愿世生生永侍陛下。”

懿宗伸手把王才人搀了起来。他正要说什么，忽然见内侍杨复恭匆匆忙忙地跑来了。

唐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最大的四品，皆黄衣廩食、守门传命而已。这刻不同，宦官权力大得很，庞勋兵变，杨复恭出为监军，战有功，去年十月乱平后，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又擢枢密使，执掌机要，传宣诏令，身穿一品紫衣，威权大得很。他胖得很，下巴颏一根胡须也没有，走路很吃力。懿宗望着他问道：

“有什么事？”

杨复恭叩了头，站起身来躬身用他那女人腔一样的尖喉咙说道：

“奴婢有重要事启奏，乞皇上不要生气。”

懿宗感到诧异，赶紧问：“有何事奏闻？”

杨复恭没有马上回答，稍顿了一下，他跪下说：“启奏皇上，奴婢刚才得报，郭国舅昨日傍晚被温兆尹抓进京兆府内，一夜未回。”

“啊？！”

懿宗怒不可遏，马上对杨复恭说：

“温璋小子，胆大包天，青天白昼，捕捉国戚！去，去替朕将他宣进宫来！”

“陛下，不用宣，温璋现在宫中。”

“难不成认错来了，现在哪里？”

“现在含元殿站班。”

懿宗醒过来了，知道今日是常参日，自己玩了忘却了，百官这时都正站在含元殿等他呢。知道了等你嘛，你就快去，他不行，怕跑，觉得路途遥远。其实由紫宸殿去含元殿并不过远，穿过中间宣政殿就到了。再说，你是皇上，至尊，再远的路也不会要你跑腿，自有舆辇侍候，现在既然百官依常例早已在含元殿站班等你升御座，你这刻既想起来了，就赶紧去罢。他不，到含元殿，他嫌麻烦，怎么办？干脆就叫百官来紫宸殿早朝，他望着杨复恭说：

“朕今日不御含元殿而御紫宸殿，卿去传旨，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候朝于含元殿者，亦随而入阁。”

“是，领旨。”

“慢着，今日仗用黄麾仗！”

常参日照例不用黄麾仗，黄麾仗一般朝会才用；再者，要用，也得在含元殿用，紫宸殿乃便殿，用此仗不大相宜。不是懿宗乱了套了，他是摆威风。因为朝臣中虽然大多数皆服帖得很，但有几个专与他捣蛋，特别是这个京兆尹温璋，乃一害群之马，经常与他当面顶撞。今日，懿宗是存心要给他个下不去。

杨复恭听说用黄麾仗，愣了一下，但马上领悟过来了，他说：

“皇上圣明，今日是要煞煞这温璋的威风。”说着，他就往前面去了。

杨复恭承旨唤仗，那还有什么价还，黄麾仗由紫宸门进来，分立于左右厢。

左右厢各十二部，站了十二行。

第一行，手执长戟，披六色氍，领军卫是赤氍，威卫是青氍、黑氍，武卫是鹞氍，骁卫是白氍，左右卫是黄氍，一律身穿黄底子云花袄，冒。第二行，手握五色幡，身穿红底子云花袄、冒。第三行，手执大稍，披小孔雀氍，皆是身穿黑底子云花袄，冒。第四行，手执小戟、刀、楯，身穿白底子云花袄、冒。第五行，手执短戟，披大五色鹦鹉毛氍，身穿黄底子云花袄、冒。第六行，手执细射弓箭，身穿红底子四色云花袄、冒。第七行，手执小稍，披小五色鹦鹉毛氍，身穿黄底子云花袄、冒。第八行，手执金花朱膝格楯刀，身穿红底子云花袄、冒。第九行，空手，披鸡毛氍，身穿黑底子云花袄、冒。第十行，手执细射弓箭，身穿白底子云花袄、冒。第十一行，手执大钹，身穿青底子云花袄、冒。第十二行，手执金花绿膝格楯刀，身穿红底子四色云花袄、冒。

威风固属威风了，但是你皇上的这种假威风，又岂能煞住京

兆尹温璋的正气。

待黄麾仗在紫宸殿前立好，监察御史二人领百官入阁，就是由宣政殿之东西阁进去，尔后文东武西，又分别于紫宸殿左边崇明门，右边光顺门进去。此时，依然是夹阶校尉同唱，入毕而止。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依品位班于殿庭左右。殿中省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奉御，分左右随伞、扇而立。左右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后，懿宗步出西序门，索扇、合扇。懿宗升御座后，扇开，左右各留三扇。黄罗扇后，一个内官将一把黄缎华盖擎在御座上面，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

懿宗升御座后，差不多官员皆不敢朝他看。不过，也有两个胆大的扫了他一眼，只见他脸色铁青，怒不可遏，估猜今日大约都是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有几个知道内情的，如翰林学士郑畋、御史中丞孙揆、谏议大夫高湘等，晓得皇上今日发怒就是为的郭淑妃的庶出的小弟弟郭三十六郭笃的事。

为的郭笃什么事？

刚才杨太监报时只得知一半，所以也只报了一半。全部真情是：郭笃昨日傍晚被京兆尹温璋杖杀。杖杀，不是刀杀；杖责，在唐朝是一种刑罚，杖责致死，就叫杖杀。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棍子将他打死了。

尽管郭笃是郭淑妃的异母弟，但毕竟是郭妃的弟弟，等于也是个小国舅，是外戚。温璋为什么要杖杀他？又怎么敢打死他的？

第二章

原来郭淑妃其出甚微，不详其世。但是自她十四岁由宫女被选为淑妃之后，她父亲郭开也由外地进京来了，在长安城内东南角通善坊造了宅第。怎么造在京城东南角，那不离皇城远了？是远了一些，但通善坊与曲江毗邻，曲江乃京城形胜之地，宅第靠近它，等于就在风景区，好得很。

郭开宅第之广，宅内诸院来往乘车马，僮仆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不用说别的，就这一条，就可以知道郭府的规模如何了。郭淑妃为淑妃时才十四岁，今年三十七岁，也就是说郭开进京已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来，这老头在京城无其它功德，只是生下了一窝坏蛋。这一窝坏蛋有多少？六十八个。哪能会生六十八个儿子？怎么不会。翻开唐人诗文集，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譬如，韩愈古诗中有《病中赠张十八》、《寄崔廿六立之》，律诗中有《答张十一功曹》、《同李廿八夜次襄城》等，这里的张十八，崔二十六，张十一，李二十八，就分别是这些人在家里弟兄中的排行。莫说是几十个儿子，由于妻妾成群，产子逾百的也有。唐朝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中有一位叫刘禹锡的，他做过一篇自传，叫《子刘子自传》，自称“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就是这位“胜”，《汉书》上说他“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